

去广州艳遇才是正经事

轩轩 辰界时 2020-10-12 00:18

对于我们这种内陆北方女孩来说，广东是一块盛产风流韵事和多情浪子的宝地。旅行前夜，朋友兴奋兮兮地问我，你打不打算艳遇一个帅哥。

我无语，这是我能决定的事情吗？

我对男男女女之事早已死心，从中学毕业那一刻开始，浪漫体质不再奏效，也过了大言不惭把“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是变漂亮和谈恋爱”挂在嘴边的年纪。我喜欢广州，因为它地处热带，重庆今年一反常态早早入秋，我想去温暖的地方避一避。开学很累，我从第三周开始窝在房间里没日没夜看韩剧，清早肿着眼皮取外卖，住隔壁的室友笑着对我打招呼：好久不见。旅行的意义是什么？修养生息，补足经气。在夏天积攒的那些能量，很快在应付孤独这件事上消耗殆尽。

幸好，广州天气明媚得让人毫不失望，绕过林立的高楼，在七拐八绕的住宅区陪朋友探一家奶茶店。树叶里的光斑闪闪亮亮，我把脸对着孔隙，让它把我的睫毛染成金色。

路上形形色色的年轻人，生命力旺盛。我们深受感染，把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。在天河逛到腿酸，依然赶在玫瑰时刻奔赴沙面。直到天色模糊，才连忙打车离开。我来广州无牵无挂，唯一任务是给多年故友买生日礼物，几乎成为每年十月的保留项目。

要前往的这家店坐落在越秀区某个搞不清方向的小巷里，在车上睡得七荤八素，睁眼天黑透了，泛着葡萄紫色。我睡眼惺忪一瘸一拐，瞅着玻璃橱窗里灯还亮着，按下门铃。不一会儿门开了，是一张同样困倦的脸，眼睛睁不太开，讲话有点卡壳。他说，要关门了。

我本意不是强人所难，反正还有其他几家店要逛，但我真的太累了，脑子迟钝到没有第一时间作出反应。我俩面面相觑嘴唇微张看着对方，然后他后退一步：算了，你进来吧。

虽然秋装加起来也没十件，但我还是当机立断决定消费一笔，不为别的，只为他满脸写着社畜依然好心放我进来。我看中了一件，跟朋友定夺尺码合不合身，他正好走过来，我看他人高马大，便问他穿不穿得上。他想了一秒没回答，话锋一转：送男朋友？猝不及防，防不胜防。这个问题离我太过遥远甚至显得深奥，我在“虚荣心作祟骗他自己有男朋友”和“实话实说但听起来有些绿茶”之间摇摆不定，朋友在一旁幸灾乐祸。最后我斩钉截铁：不是男朋友，但由于前面铺垫太久而显得不真诚。

他也同样不真诚地哦了一声，然后没有留给我发窘的时间，报上了他的身高体重。我对男生的数据没有概念，听了一头雾水，只觉得这对话有点好笑，像在体检，又像是相亲。

最后他把打包好的购物袋给我，目送我们出门上车。九点，坐在北京路的露台上吃韩料，我要了一杯米酒兑雪碧，桌上还摆着一个摇曳的小烛灯，气氛微妙暧昧。空气热热的，让我觉得自己很安全。我跟朋友说，刚才那个男的，我觉得还挺好的。

朋友眼睛放光腰板挺直：走！我们明天去要微信！

她质问我，你刚才怎么不要。我说我怂。她说想不到啊想不到，你怎么这么怂！

第二天我没去，第三天也没去。发呆的时候我对着江风、椰树、冻柠茶，心想，我不怂呀。我以前最喜欢跟男生告白，在对方一心搞暧昧的时候捅破窗户纸来一个下马威。我也很喜欢在众目睽睽中跑到篮球架下给男生送水，再威逼利诱问他要不要一起回家。我喜欢鼓足勇气盈满爱意的自己，虽然看起来有点不优雅。

为什么不要微信呢？我靠在墙上看他叠衣服，压根没想到要微信。我只是累，太累了，我想要调整呼吸，平静心情，放松酸痛的小腿肌肉和大脑神经。就像《局外人》的犯罪动机是阳光灼人，我怂的原因也只是太累了。

我不想再把自己微薄的精力奉献给男孩们，他们入侵我的睡眠，吞噬我的梦境，占据我日记里的一字一句。这些我都不再容许。

那天我们在渔人码头，闲庭信步杀时间。我抬头看到一颗圆润饱满的假月亮，它作为一个装饰品，高调得让人愿意相信它是真的。

在广州的最后一天，出乎意料地阴沉起来。吃完早茶，搭地铁去越秀，跟着导航弯弯绕绕，在店门口心理建设五分钟，按下门铃。下午店里的光线格外好，他一眼认出我。我倚在门框上（因为腿软，不是耍酷），抬头问他：hey，可不可以加一下你们店里微信？

他笑了，脸上神采飞扬，客观来讲比上次见面要更行一点。我扫了二维码，里面人很多，让我有点慌张。我扬了扬手机离开，虽然是阴天，但头顶的云朵格外清澈，围墙的瓦砾也更干净些。

我脚底生风，步履轻盈，如释重负，且觉得这一切都不行。

